

李 美 著

母语与翻译

MOTHER TONGUE AND TRANSLA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年度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后备人选资助项目

母语与翻译

Mother Tongue and Translation

李 美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语与翻译 / 李美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语言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446-0689-9

I. 母… II. 李…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193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杭 海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0689-9 / H · 0308

定 价: 3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序 言

李美博士送来她的第一本专著《母语与翻译》并请我作序，仔细翻读这厚厚的书稿，细忖她整本书的精心布局，和几经筛选的佳例佳译，我渐渐地从读者的角度对这本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于是欣然提笔。

大家知道，翻译研究的领域很广，而“母语”在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应该说是最不容忽视的元素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真正以“母语与翻译”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却未见出版，与之相比，研究文化与翻译之间关系的著作和文章却随处可见，李美博士能够广开思路，跨越文化与翻译研究的限制，以语言背景、母语为突破口，来重新审视翻译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仅仅从这一点评价，她的这种努力是值得欣赏的。

我认为，这本《母语与翻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得相当成功：

第一，该书以调查问卷的形式，结合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外国留学生的翻译实践，进行了细致的译例分析和数据整理，从而使翻译研究这项相对主观的研究课题变得更有逻辑、更加科学。

第二，该书中的两译本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并不新颖，但是作者能够以两译本的译者母语为导向，从现象到本质研究译本

的差异,并总结出客观的结论,证实面对修辞翻译这类翻译难点,译者的举措之截然不同与如出一辙之处,其语言背景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比较研究对读者的启发意义是深刻的。

第三,作者对母语与翻译关系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对翻译家的研究,况且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试图从翻译名家的翻译实践中找寻客观规律,包括个人求学经历、对翻译作品的选择等方面,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给愿意投身于翻译事业的读者以启迪。

第四,这本书对文体翻译的研究分为篇章和语域两大块也很有创意,作者从散文翻译、戏剧翻译、小说翻译、诗歌翻译这四个主要文体的角度一一展开,其所选译家、译例不仅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可读性,而且也给翻译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的机会,由此可见作者用心之良苦!

综上所述,李美博士的这本《母语与翻译》就像她本人一样,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又不乏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她在翻译研究的领域中继续长大成熟,将来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冯庆华
2007年8月

前 言

我对“母语与翻译”这个问题的关注应该从本人与目前——将来也定然继续从事的——这项翻译事业的历史渊源讲起。我到了二十六七岁才真正开始步入了翻译的领地(尽管此前曾经有译作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这个年龄从乐观的角度来讲为时不晚:不是说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吗?但是,从二十一岁大学毕业的时间概念上来看,我又难免感到烦恼起来:如果更早一些“幡然省悟”,于自己,于自己与翻译,肯定都是另一番景象。

是的,早在十几年前填报大学志愿时,父母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当时我酷爱英语和数学,所幸的是终于有一个“科技英语”专业使大家皆大欢喜:我接受了既有大量外籍教师专授的语言学、文学概论、写作、翻译、口语与阅读课程,又有概率论、数理统计、机械工程学、电气工程学以及计算机课程的四年大学教育。在接下来攻读硕士研究生之前的专业选择上,我再次鬼使神差地陷入了困境:所不同的是大家开始一致认为学外语无非是做翻译,而做翻译就是“工具”,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于是我参加了当时全国为数极少的数学与二外同时作为必考课程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开始学习“国际信息交流与管理”专业。再后来,硕士毕业后的我竟又鬼使神差地做了某高校的

英语教师。

我想,真正认识到翻译对我的吸引就是在这段不长不短的工作经历中。我的兴趣从翻译实践转向翻译理论,并最终决心报考翻译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回顾前述有关本人求学道路上在专业选择方面的“另类”行为——至少在我的师兄师姐及同事同行中这类情况实属少见——以及由此带给自己的“烦恼”,我从自己与翻译屡次擦肩而过的经历中领略到翻译给我的归宿感,体会到了这归宿感和人生转折的重大意义。如果说我是经历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迎来了自己最终痴迷其中的翻译事业的话,那么,我的恩师冯庆华教授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则指引我拓宽了这条道路。

本书的写作意向正源于此。

读书期间,导师为我们开设了《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的专业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语言艺术的大门,更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对翻译常规及非常规问题的再思考与再认识的新境界。这一切使我无数次地推翻了自己对“翻译”一度持有的偏见:翻译决非工具,翻译工作更不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尽管翻译工作者没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言壮语,但古今中外多少有志之士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甚至为“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而又乐此不疲!这种执着精神鼓舞了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翻译学新手,更坚定了我在该学术领域潜心钻研、孜孜以求的信念。

在对《红楼梦》翻译艺术的分项探究中,最引起本人关注的,就是两个译本对该作品的不同诠释背后所潜藏的译者母语的角​​色问题。与此相联系,数年以来,在与英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亲密接触”中,以及与外教大量语言的非语言的“碰撞”中,我都深切体会到东西方文化背景与语言背景的巨大差异铸就了语言学习本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特别是在翻译实践中带

给人们的“有口难言”之感,进一步将译者的语言背景推上前台,使翻译这项由两种语言配合完成的工作充满了个性色彩。比如,许多时候,一部翻译作品——无论怎样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可,为什么言语间充斥着一种难以名状的陌生感,令读者感到不得体甚至笨拙?再比如,不同译者对同一段文字的不同见解和因之而成就的不同译文,为什么总是会引起不同人士的不同评价,进而引起许多似是而非、意见纷争的感慨和讨论?……

随着对翻译理论的深入探究及在翻译实践中的细心观察和思索,本人对这一个性色彩的兴趣变得日益浓厚起来。一系列一直萦绕脑际的相关问题逐步归结到语言与翻译的相互影响这样一个大而广的课题,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译者的母语与翻译的密切关系问题。

于是,在近八年的时间内,本人怀着对翻译研究的极大兴趣和热爱,再加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深究的认真和热情,以《母语与翻译》为课题,展开了较为详尽的剖析和钻研,并一直得到了导师的鼓励和支持,这对日夜在电脑前努力耕耘的我无疑是莫大的动力!我明白,这本《母语与翻译》的书稿肯定十分粗糙,就像我这个涉翻译之世甚浅的年轻读书人对翻译工作的感悟还尚待无数数量变的积累一样,因此我热切盼望语言界翻译界的学者、师长和前贤为我指点迷津。同时我也相信,我的这种在字里行间执着追求的方式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同我一样热爱翻译事业的学子的惺惺相惜,并在某种我热切期待的共鸣中将这个学术关注继续下去。

最后,在本书几经修改完善,即将付梓出版之际,请允许我向以下组织和个人表达我真诚的谢意:首先,感谢上海市教委对“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后备人选”的资助,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各级领导对青年教师的重视和厚爱;感谢我的导师冯庆华教

授一直以来的信任、关怀和激励,并欣然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也谢谢邹申教授、外籍专家 Steve Kulich 教授、复旦大学的黄关福教授和徐玉明教授以及我身边许多优秀的学者专家给予我的学术帮助和鼓励;谢谢包括 Christopher Winestock 在内的 8 位甚至不知姓名的热情认真的留学生朋友的真诚协助;我的老师和朋友吴以徐先生还为本书附了插图,在此也一并致以谢意!同时,感谢审读专家对本书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从而大大提高了书稿的质量;也向外教社的庄智象社长、孙玉副总编、梁晓莉老师、梁泉胜老师以及特约编辑孔祥立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为本书的出版所作出的努力!另外,也感谢我的研究生们在我课堂上使用本书举例时所表现出的兴趣和喜爱!最后,还要谢谢我的第一位读者——我的爱人朱永正:谢谢你永远不变的支持和呵护!尤其还要感谢我们刚满周岁的女儿:谢谢宝贝儿配合妈妈顺利完成了本书最后的加工和审定!

李 美

2007 年秋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目 录

1. 导 论

1.1 母语与英语学习	1
1.2 译者角色	5
1.3 译品声望	10
1.4 母语之难以隐身	15

2. 二语习得中的母语行为

2.1 概述	22
2.2 情形一：源语 = 母语	26
2.2.1 留学生英译汉实例分析	27
2.2.2 中国学生汉译英实例分析	32
2.3 情形二：译语 = 母语	37
2.3.1 中国学生翻译实践表现举要	38
2.3.2 留学生翻译实践表现举要	42
2.4 调查问卷相关问题综合分析	43
2.4.1 有关翻译问题的分析	44
2.4.2 有关译者语言学习的分析	48
2.4.3 译者个人属性分析	50
2.5 章末片言	51

3. 两译本比较下的母语对峙

3.1	概述	55
3.2	词语的跨文化传译	60
3.2.1	词语文化内涵的再现	60
3.2.2	方言的翻译	65
3.3	译者语法意识对译文表达效果的影响	67
3.4	汉语俗语、地道英语与翻译味	73
3.5	对“不可译”的可译化处理	78
3.5.1	谐音格翻译	79
3.5.2	飞白格翻译	85
3.5.3	仿拟格翻译	91
3.6	归化行为的现象与本质	94
3.7	误译——译者难以摆脱的尴尬	99
3.8	章末片言	107

4. 翻译名家的译作与母语优势

4.1	概述	113
4.2	求学经历共性启示	115
4.3	翻译作品选择启示	120
4.4	译者的再创造	126
4.4.1	词句层面之再创造	128
4.4.2	语篇层面之再创造	143
4.4.3	文化层面之再创造	148
4.5	个案研究:戴乃迭	152
4.5.1	再创造之一:增删得体	154
4.5.2	再创造之二:措辞工巧	160
4.5.3	再创造之三:尽脱窠臼	165

4.5.4 再创造之四：变通有法	173
4.5.5 再创造之五：整合到位	184
4.5.6 再创造之六：段落分合与连贯	188
4.6 章末片言	192

5. 文体翻译中的母语语体

5.1 概述	194
5.2 散文翻译——王佐良	197
5.2.1 篇章分析	198
5.2.2 语域研究	204
5.3 戏剧翻译——英若诚	217
5.3.1 篇章分析	219
5.3.2 语域研究	242
5.4 小说翻译——沙博理	253
5.4.1 篇章分析	255
5.4.2 语域研究	276
5.5 诗歌翻译——许渊冲	290
5.5.1 篇章分析	293
5.5.2 语域研究	304
5.6 章末片言	310

6. 结 语

.....	312
-------	-----

附录 1. 调查问卷	317
附录 2. 翻译练习	322

附录 3. 翻译练习参考译文	325
附录 4. 留学生调查表及翻译练习答卷样卷	328
附录 5. 中国学生调查表及翻译练习答卷样卷	331
附录 6. 《谈高位》原文与译文对照表	334
附录 7. 《英格兰、威尔士纪行》选段原文与译文对照表	339
附录 8. 《致切斯特菲尔德爵爷书》原文与译文对照表	343
附录 9. 辜正坤教授译文	346
参考文献	349

导 论

1.1 母语与英语学习

本族语(Native Language)指人在幼儿时期通过和同一语言集团其他成员的接触而正常地掌握的第一种语言。一般指一个人在幼年习得的语言。它是家庭里用的语言或本国的国语,或者既是家庭语言又是国语。本族语通常是儿童最早学会的语言,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他可能首先从保姆或长辈那里学会另一种语言,后来才学会那种被称为本族语的语言。有人也把本族语与第一语言作为同义词。

——《中国翻译词典》

我总喜欢把英语学习比做一场围攻战。被围攻的是你脑子里的母语,攻打这个堡垒的是英语大军。你指挥军队攻破一道一道防线,直至拿下你头脑中的这个顽强堡垒——母语。

——熊德锐(北京外国语学院)

“母语”即“Mother Tongue”,是“本族语/Native Language”的更为通俗和传统的名称。“母语”这个词首先揭示了语言中蕴藏的性别主义或称性别歧视,西方以“Mother Tongue, Father Time”表示语言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事实,甚至有人以此为标题撰

书^①,研究语言的历史和发展。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称“本族语”为“Mother Tongue”而不是“Father Tongue”?较为直接又易于被广为接受的答案,恐怕是这样:一个全球相通的事实:婴儿学语大凡都是师从母亲,且都是从学习“妈妈/Mama”这个词汇开始的。“妈妈们”把“Mother Tongue”教给“我们”,“我们”再把“Mother Tongue”教给“我们”的孩子们,如此这般,代代相传。因此,人类将必要的感情色彩渗透于“本族语”的定义中,用“母语”这样的字眼而不是其他什么“父语”、“祖语”、“亲语”等来表示。

正如“母语”这个词本身所带有的温情脉脉的情感意义那样,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位个体来讲,他或她的母语在其自身以及别人看来,都有着无与伦比的不可替代性:人们不仅尊重它,而且往往将它视为个人的重要属性之一,从而无形中将“母语”本身的意义变得更为深远甚至神秘起来。

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比如在许多全部都是亚洲人参加的集会上,在跟任何人开口讲话之前,尽管我们可能会讲韩语或其他什么语言,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跟我们交谈的人同我们拥有同样的母语。当然,在各色人种都参加的集会上,我们的这种希望就会更加强烈。母语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一个纽带、一座桥梁,使素不相识的人变得亲切无比。

但是在英语学习(广而言之则是“外语学习”,本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为英语,所以以下均称“英语学习”)中,“母语”的角色却远非如此单一。熊德轹教授将“母语”定义为英语要围攻的“堡垒”,足见母语的“可恨”和“可憎”,以及英语学习者对母语在自身语言系统中的根深蒂固和坚不可摧所表现出的无奈。大量在上海攻读汉语语言的外国留学生,对于他们的母语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给他们

① Alette Olin Hill, *Mother Tongue, Father Time (A Decade of Linguistic Revolt)*, 1986:3

造成的干扰牵制即负迁移现象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加强烈的“深恶痛绝”。中外学子在该问题上所产生的共鸣愈发吸引我们去探究母语与英语学习的关系。

与英语学习相对而言的汉语学习则面临着另外的挑战,这一点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从事语言教学的老师甚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学生从小学三年级便开始学习英语,不久前,上海市的某些幼儿园甚至打出招生广告说,他们只用英语教学。比较引人注目的另一现象是:那些把英语作为将来找一份好工作的“敲门砖”的中国学生,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英语学习上,对汉语学习却提不起兴趣,在他们中间推行汉语表达和书写标准已成困难。人们对英语学习的狂热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母语汉语的影响,将最终导致母语中包括方言在内的传统文化只能作为历史被保存在博物馆里,成为语言学者进行研究的对象和材料。

在翻译的世界里,“母语”的价值更为特殊,意义更为复杂。

任何一位译者之所以称之为“译者”,必然与至少两种语言打交道。“译者”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母语”的特殊意义,即与译者的“外语”(确切地说是“第二语言”,本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为“汉语”和“英语”,所以不确指时我们以“外语”统称之)相互比较、互相影响。毋庸置疑,无论我们把译者所操纵的双语放在如何客观的角度分析,都无法抹杀译者在对待双语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即使态度看似相同,其翻译结果也常常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换句话说,译者的母语永远因其“先入”而“为主”,外语则永远无法“后来”而“居上”。以上事实决定了两种语言在译者身上表现出的优、劣势的客观性,以及译者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所表现出的无奈和尴尬。

“一个民族怎样说话就怎样思维。”任何一种语言都会在历史的涤荡中积淀出自己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如果承认每一次翻译都使原作获得一次新的生命,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推论:融入于译者思维的全过程并体现于其翻译结果之中,且在译者的语言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母语,必定左右着译作这一“新的生命”的形式

和特点。同理,外语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又必将与母语相互牵制并形成对照。

母语与外语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微妙和不容忽视。但是,在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历史长河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放弃向任何未知挑战。也就是说,人类在任何困难面前都采取勇敢面对的态度,并宣告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一切都可以被解构。

翻译也不例外。

尽管有的译者声称翻译活动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完成^①,更有甚者,扬言翻译只要“跟着感觉走”即可,然而没有一定的理论背景作后盾,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更不可能在任何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和完善。这一点已成为各界学者之共识。既然无论多么优秀的翻译家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都面临着数不胜数的语言障碍,那么,与其逃避其中的理性问题,不如勇敢承认译者在生产译品的过程中从感性到理性这一“升华”的必要性。

许渊冲先生在《美化之艺术》(《毛泽东诗词集》译序)中说,“……译论和实践如果有矛盾,应该以实践为准,这是文学翻译的实践论。”^②翻译领域中林林总总的问题,都与实践直接相连。没有实践的翻译只能归入纸上谈兵的行列,空洞而抽象的纯理论在复杂多变的翻译实践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

正如标题所指出的那样,本书关注的正是翻译实践中的事实,具体来讲则是在同时承认译者所驾驭的两种语言的共性和差异的基础上,研究译者在完成翻译任务的过程中对两种语言的权衡和运作方式的异同,主要是译者双语体系中母语的表现属性和特点。翻译工作不是靠查字典就可以做好的,译者要想成功地创造出优

① Cay Dollerup, Anne Loddegaard,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raining, Talent, and Experience*, 1992:21

② 许渊冲,“美化之艺术”,《中国翻译》,1998(4):49